

2017年曾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提名的电影《缩小人生》，讲述了一个寓意深刻的科幻故事。

为了节约能源以保护环境，拯救地球，挪威的科学家们研究出一项技术，可以将人缩小至10厘米左右，大大降低食物和能源消耗，从而改变人类和地球的未来。主人公保罗和妻子出于经济上的考虑，决定进行缩小手术，前往迷你人社区，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足生活。但是妻子临阵脱逃，保罗手术后醒来，发现自己必须独自面对这个迷你新世界。他孤独而无聊地在迷你人社区生活了很久，直到遇上来自越南的陈玉兰。陈玉兰一条腿截肢，伤痛不断，住在简陋拥挤的贫民区，靠给富人打扫卫生维持生计。但她始终坚强乐观，还尽力帮助身边那些更加困难的穷人，她的善良果敢和富有行动力，与周围的人们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也深深吸引了保罗。最终保罗放弃了去更长久安全的地下世界的机会，与陈玉兰一起留在地球表面的迷你人社区，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。影片结尾，一位老人满足地吃着保罗带来的食物，保罗则脸色庄重，眼神笃定——他终于在“缩小人生”里找到了自己放大的人生价值。

这样说来，这个包含着科幻、爱情、环境问题、人道

# 盛放的黄玫瑰

周春梅

主义等诸多元素的电影，讲述的依然是人如何找到自我、实现价值的永恒命题。有影评人认为这部电影在叙事上并不成功，如一锅大杂烩，在环保、科幻、主人公的自我身份寻找和不同寻常的男女情爱等主题间游走，让观众感觉混乱。其实，如果能让观众在两个多小时里内心有所触动，进而对自己的现实人生有所思考，这部电影也就算得上成功了。不过这样的触动和思考，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他路径实现。

比如1726年首次出版的英国经典小说《格列佛游记》，通过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、大人国、慧骃国等国度的奇遇，对英国的历史与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讽刺。与《缩小人生》相比，经典作品要博大精深得多，呈现了“缩小人生”“放大人生”，还有慧骃国中的“颠倒人生”——在那个神奇的国度，马是有理性的居民和统治者，而人形的“耶胡”则是马驯养和役使的牲畜。格列佛船长这样向慧骃国的主人介绍自己的国家，在那里，耶胡成为统治者，他们认为，不

管是用还是攒，钱都是越多越好，因为他们天性如此，不是奢侈浪费就是贪得无厌。富人享受着穷人的劳动成果，而穷人和富人在数量上的比例是一千比一，因此人民大多数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。与慧骃国里蒙昧野蛮的耶胡相比，船长的同胞们似乎都是有理性的，但慧骃国的主人却认为，他们所拥有的并不是理性，而只是某种适合于助长他们天生罪恶的品性而已，仿佛被搅动的溪水，丑陋的影像映照出来不仅比原物大，而且更加丑陋。小说中的种种人生各有寓意，但并未遭遇“大杂烩”的批评，说明作家将生动的故事与深刻的主题、真实的细节与荒诞的想象融合得颇为成功。小说出版以来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，在中国也深具影响力，还多次被改编为电影搬上银幕，受到无数读者与观众的喜爱。

古老的中国其实也早就有类似的荒诞

想象，《庄子》中就记述了这样一个“蜗角之争”的故事：“有国于蜗之左角者，曰触氏，有国于蜗之右角者，曰蛮氏，时相与争地而战，伏尸数万，逐北，旬有五日而后反。”蜗牛角上的小小土地，竟然引得两个国家兵戎相见，伏尸数万。这个微缩世界的微型战争，不正是人类漫长历史的缩影吗？如果我们放弃固有的视角，将自己放大或缩小，或者变身为动物或植物，总之，当我们以“他者”的身份重新审视世界及自身时，我们就获得了另一种人生和更丰富的体验、更广阔的世界，进而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人类历史与现实有所反思。

整体上不算突出的电影《缩小人生》中，有一个细节让观众印象深刻：一朵普通的黄玫瑰，在迷你人世界中盛开得如此饱满，如此艳丽，在一个充满了欲望的无聊聚会中，成为纯洁与生机的象征。而这一切，其实只需要我们闭上眼睛，扇动想象的翅膀，去抵达那个硕大迷人的世界。



螳螂闻稻香 王祥夫

“子”的甲骨文字像幼儿在襁褓中两臂舞动。“子”，幼儿通称，可兼称男女。“小子”指童子，“赤子之心”，即指像婴儿一样纯洁的心意。《大戴礼记》载：“上之亲下也如心腹，则下之亲上也如保子之见慈母也。”所谓“保子”即“襁褓之子”，就是用小被子裹着的婴儿。

“孩”，《说文解字》释为同“咳”，“小儿笑也”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有“孩提之子”的说法，颜师古注曰：“婴儿始孩，人所提携，故曰孩提也。”可知，婴儿会发笑后，即由母亲提携抱起，即到“孩提”阶段。后以“孩提”泛指儿童。

“婴”，本指妇女颈部所戴饰物，假借为“膺”，指胸部。因幼孩常被母亲抱在胸前哺乳，后来延伸为幼孩。《释名》载：“人始生日婴儿，胸前曰婴，抱之婴前，乳养之也。”后来，“婴”与“儿”合成为“婴儿”，泛指幼儿。

“孺”，指刚学会走路的两三岁孩童，常与同义词“子”连用。“孺子”指蹒跚学步的幼童。“儿”，本指凶门未合的幼儿，初无性别之分，常用语有“小儿”“婴儿”等。后来，“儿”特指儿子，与“女”相对。“幼”字从

么从力，会意力小，代指未成年，与“老”“长”相对。“童”，同“懂”，本义是男性奴仆，后转指儿童，泛指未成年人。

古代幼童尚未束发时，短发自然下垂，称“垂发”或“垂髻”。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载：“黄发垂髻，并怡然自乐。”此处“黄发”指老年人，“垂髻”指小孩。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，在头顶扎成羊角状朝天辫，故称“总角”，后以之指称少年。

古代诗文写到不同年龄的人，往往不直称岁数，而用各种代称。按《礼记》说法，儿童十岁，始离家上学，称为“幼学之年”；男子十三岁学习音乐，诵读诗书，称为“舞勺之年”；十五岁习武，射箭驾车，称为“舞象之年”。所谓“舞勺”指执乐器起舞，“舞象”指执兵器如干戈起舞。女子十三四岁，称“豆蔻年华”，出自唐杜牧《赠别》诗句：“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”古代女子十五岁时的成

年礼上，将头发挽起，以簪贯之，谓之“及笄”；即如现代歌曲《同桌的你》所唱：“谁把你的头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”



## 微书评

商皓

### ●江弱水著《天上深渊》

江弱水看鲁迅，是“纵向而又立体的”。他不提鲁迅思想的影响，不谈鲁迅作品的哲理，而是从艺术的层面来解析。他相信，语言是鲁

迅“练拳的沙包和对手”。于是，《野草》就毫无悬念地成了视觉与听觉的双重艺术。

### ●赵辜怀著《秋之星》

秋高气爽，星空璀璨，手拿《秋之星》，按图索骥，神秘的星空一下明晰起来。这是一本写给中国人的星空指南，文字优雅古典，在天文学中添加了传统哲学、民间传说。作者虽为文学教授，却给数学系的学生上过数学

课，文理兼修。

### ●高盛元著《昨夜星辰》

这是一本诗歌论稿，共分十二讲：前七讲谈的是人生无常感对于诗歌写作的推动，总结了怀古诗写作的一般模式，分类谈了边塞诗、闺怨诗和宫怨诗；专题分析了唐诗中的爱情、友情和思乡之情。从第八讲开始分析一些自然要素对诗歌写作的推动。最后两讲谈的是自然和

人生之于诗人的意义，核心在于“美”与“爱”。

### ●[美国]海伦·文德勒著《诗人的成年》(周贻译)

《诗人的成年》谈的是诗作，也是人生。就像海伦·文德勒所说，在诗人的一生中，主题始终在改变，不变的是他们在每一首诗中的“需要”。这种需要，驱使诗人提起笔来，持续写作。这样的写作又为他们的作品带来了生命。

## 文运堂里的大部头及《畿辅通志》

章用秀

文运堂是天津旧城厢书业中的老字号，民国十三年(1924)设店于鼓楼东大街，主营古旧书。20世纪80年代，我在天津文运堂书店购得一套《畿辅通志》，全书共十册，1985年出版，据光绪版重印，其体例完备，资料充实，是研究河北省和天津市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。

文运堂店主王锡林，字鹏九，河北盐山县人。此人性情爽朗，善于交际，对旧籍知见广博，藏书家及读书人与其往来甚密。其所收元刻本《楚辞》《孝经》等先后售予藏书家周叔弢。孙耀卿《庚午南游记》说，民国十九年，他曾在该店得书七种，有清康熙间刊《留素堂集》、乾隆间刊《拙存堂初集》、道光间刊《厦门志》、乾隆间刊《静崖诗稿》等，均为珍稀版本。先伯父章邦宪(浙浚)早年主攻史学，也在该店

购得不少善本古籍。

1986年，已停业多年的文运堂在古文化街南(官南)重又开张纳客。新的文运堂为仿古建筑，外檐装饰有砖雕、木雕。经理张雨生为人很热情，向不见外。该书店以经营旧籍影印本而亮相于世，这自然成为“爱书者”的“天堂”。数年间，我除购得《十三经注疏》《金石萃编》《明经世文编》《佩文韵府》《辽海丛书》《说郭三种》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》《全唐文》《彙编丛书》《清文汇》《说海》《全清散曲》及“三通”等大部头典籍外，尤倾心于有关天津的历史文献。

如我在此购得的《昭代丛书》，为清代张潮、杨复吉、沈懋德等编纂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影印出版，3270页，只印了600部。在这部巨制中我找到两部天

津人的著作。一部是查为仁撰写的《蓬坡诗话》，其以随笔体形式，记述了天津诗人与上流社会名士的大量文事活动，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料价值。另一部是查礼的《苕题上方山纪游集》，其中有《丁字沽寄王慎宸》：“出郭人声少，长堤路渐遥。晓风侵短褐，秋水落红桥。风执随村折，芦花向客摇。临流忆王叟，铎户正萧条。”另有《晚过皇后店登无梁阁》是写今武清区黄花店的。诗曰：“野店名皇后，林画亦自黄。广场登早稼，高阁上残阳。树老几丛秃，上遥一桁长。鲤鱼风乍起，秋气冷征裳。”

在文运堂购买的《畿辅通志》与天津的关系尤为密切。《畿辅通志》是指京都周围附近的地区，清代共修有三部《畿辅通志》。分别修于康熙、雍正、光绪，以光绪本最为有名，也最为实用。其中涉及天津的文献史料不胜枚举。如《帝制纪》雍正九年

(1731)四月谕内阁：“闻天津一带民间渔船，专以贩鱼为业……目今天津运往山东积储米粮，皆雇觅渔舟装载，然亦当小民之情愿，勿以济山东百姓之储，而防直隶民生之生计。”乾隆二十八年(1763)三月谕：“前因天津、文安等处积水停淤，该地方官不能及时疏泄，致误春耕，是以降旨将天津道那亲阿、霸昌道额尔登布、天津府知府额尔登额一并革职，发往巴里坤效力赎罪，以为玩视民瘼者戒。”

《畿辅通志》的“河渠略”部分对滦河、蓟运河、北运河、永定河、大清河、滹沱河、南运河等的流向、支流、灾害易发点和治理方略等都有详尽的阐释。书中还收入诸多天津诗作及御制《天津海神庙碑文》等，对研究天津历史、地理、文化具有莫大启迪和帮助。



津门购书记之三

周汝昌的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，从小识文断字。她结婚时，哥哥送给她一本日本版《红楼梦》，绿色精装本，分上下两册。这套珍贵的书籍一直珍藏在她的奁箱中，她不时拿出来阅读。小时候，母亲常向周汝昌讲述自己少年时的家庭生活场景，末了不忘说一句：“那时真像《红楼梦》里那么好，那么热闹……”彼时的周汝昌还不识字，虽然似懂非懂，但对《红楼梦》中描写的故事情节非常神往。

周汝昌的四哥周祐昌一直研究《红楼梦》版本，偶尔读了胡适一篇考证曹雪芹好友敦敏、敦诚的文章后，写信给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弟弟，嘱咐他去学校图书馆查证。周汝昌查遍燕京大学图书馆藏书，发现了敦敏六首与曹雪芹有关的诗作，反复研读

之后撰写了一篇《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——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》，发表在当时的《天津民国日报》副刊上。

周汝昌的文章很快引起胡适的注意。胡适是第一位把《红楼梦》作为一门学问研究的人。他主动写信给周汝昌，鼓励这位年轻学生继续深入研究。此后，两人开始了书信往来，互相讨论研究中的发现。为了鼓励对方，胡适还将自己珍藏的孤本甲戌本《石头记》借给周汝昌阅读。

母亲的书使得周汝昌能够接触到《红楼梦》，哥哥的信为他打开《红楼梦》研究大门，胡适又带他走上研究《红楼梦》的学术之路。一个又一个“缘分”看似无意，却又环环相扣，缺一不可，最终成就了周汝昌的一生，使他成为新中国红学研究第一人。

## 周汝昌与《红楼梦》的缘分

侯美玲